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崔光 子勱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東清河鄃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

書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作郎與秘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文宗也後以散騎常侍兼侍中使持節為陜西大使廵方省察所以述叙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毁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被掠為奴婢詣光求哀光以二口贖免帝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

從容論議參贊大政帝每對羣臣曰以崔光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罷廢帝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讓彪帝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君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

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向邕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小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

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闗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亾千計白骨横野存者有酷恨之殁為怨傷之䰟義陽屯師盛夏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殯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諌之時司寇行戮君為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留

聰明之鑒譬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戚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進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茹皓等並以罪失伏誅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西序勑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

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彤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築工密冀朽弗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歘構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賔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

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强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永隆皇壽山岳矣四年除中書令永平元年秋將誅京兆王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

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
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祿祿至有夭失乞停李獄以俟
孕育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帝幸
東宫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
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
即令太子出見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為傅之意令太子
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太子遂南面
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光北面

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采一百匹珠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太子於東宮即位安撫內外光有力焉

魏書禮志曰世宗崩光與于忠等奉迎肅宗於東宮至顯陽殿詹事王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何須中宮令遂奉進璽綬改服衮冕即位太極前

殿

初帝崩之二日廣平王懷以先帝母弟扶疾入臨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詳見懷傳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横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郎蔚首尾五歳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

澄表光宜還史任詔光還領著作遷特進以奉迎孝明
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挽於雲龍門出入尋
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
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
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
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帝經初
光有德於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其月勅賜羊車
一乘時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

婦人文章因以致諫

魏書載光諫曰臣聞古有六藝禮樂書數丈夫與婦人同脩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于女皇太后因時暇豫清暑林園弦矢所發必中正鵠但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臣謹上文章録一帙其集具在内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翰林

是秋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

疾弔喪入諸臣家謂之君臣爲諱不言王后夫人明無
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
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事許姬唁
兄義不得已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
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
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
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
頻出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縱雲輦崇

涼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
魏書曰蒙曝塵日涣汗流離時遇饑渴餐飯不贍饋
馬假乘交費錢帛
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且帝族方行勲
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彞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
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游幸以德為車以
樂為御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悦矣神龜元年光表曰
魏書載光表曰臣聞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

字懸魏王之帳矧乃聖典鴻經炳勒金石實千載之

軫言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弗埽為鼪鼯所棲宿童

豎所登踞者哉此臣所以撫膺而扼腕也陛下垂心

初學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舊校為

墟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

聞往者刺州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官私

隱顯漸加剥撤播麥納菽春秋相因遂生蒿杞時致火

燎由是經石彌減令遣國子博士一人專主周祀以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依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太后廢遂寢

魏書天象志曰初延昌四年光上表請脩歴法至是表曰臣謹按歴之作也始自黄帝辛卯為元至於皇魏甲寅紀首十有餘代軌憲不等其消息盈虚規步

疏密莫得而識去延昌四年冬中堅將軍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歷各求申用臣謬忝厥司奏請廣訪諸儒更取通數兼通經義者及太史並集秘書與史官同驗疎密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聽可時清河王懌等以天道至遠非可測量請立表候景期之三載乃採其長者又蒙勅行爾來三年再歷寒暑積勤構思大功獲成謹按洪等三人前上之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軍主衛洪顯太

史令胡榮雍州沙門統道融河南人樊仲遵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總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始黃鍾考古合今謂為最密昔漢武元封中治歷改年太初即太初歷魏文帝景初中治歷即名景初歷今宜名神龜歷乞付有司重加考議并藏秘府附於典志明帝以歷就大赦改元正光遂名正光歷其九家共修以龍祥興業為主

二年

魏書禮志曰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其父太上秦公喪未畢欲罷樂清河王譯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備樂太后於于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秦公親為外祖太后衰麻在躬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親往奉慰況太后更無别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甚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内家邇也又秦公雖已安厝纔三月耳陵墳未乾所宜權罷從之

八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
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
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
魏書曰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
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
可得乘也內經寶塔高華惟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
義且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
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

下從理勢以然葢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
實躁君伏願息躬親之勞以遏風靡
九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表諫
魏書載光表曰伏聞明后親幸嵩高存省民物但時
屆農隙所獲棲畝步騎萬餘來去蹂踐駕輦雜遝競
鶩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且
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蠉蠕之類盈于川原車馬輾蹈
必有類殺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興罪厮役困于

負担爪牙窘于債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敗穿晝暄夜凄罔所覆籍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歉為民父母所宜存恤靜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天下幸甚

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孝明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為司徒侍中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於宮內詔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臶惡鵩賈誼忌鵬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懼準

諸往義信有殊失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人父母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

多務病疾稍增自强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侄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薨年七十三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帝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

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師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謚文宣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慼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為五韻詩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答之國别為卷為百三卷光寛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故為氣概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

俯仰竟不匡救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㩁云敬㩁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别駕暫集京師孝明許之時𠮟之張禹光初爲黄門讓宋𢅉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宋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㫺顧時望情識者以爲矯節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

忿𦔳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
臂上肩久乃去道俗讀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為沙門朝
貴請講經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
十餘卷識者知之疏畧凡所為詩賦銘賛誄頌表啓數
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光子勵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
秀才秘書郎中以父為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
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侍父疾衣不觧帶及卒孝明每加存慰光葬本鄉詔遣

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

酉陽雜俎曰梁宴魏使李騫崔劼等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乎劼曰昔申生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季曰卿發此言乃

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季曰未敢三舍劫奔敗之事久矣相謝季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劫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　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又曰梁遣明少遐袁狎等宴魏使劫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間無乃冰結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然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劫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

此而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鳥之一長狐疑

猶豫可謂獸之一短

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

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齊文宣所知拜南清州刺史

有政績累遷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中見稱簡正武成

將禪後主先問劼劼諫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兗州刺

史代還累遷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脩撰新書

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

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為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撝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後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

明以降頻歲不登饑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
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字
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
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
郎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
於禮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
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

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擧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

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盧前樹十一月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樹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録時事以待後人臨終言鴻於孝明五年詔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卒於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竟無所就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

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符建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一統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鴻二世仕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言

愚按魏收所著魏書不獨黨齊毀魏且黨魏毀晉宋此言其証也北史何以仍而不改

又恐識者責之未敢行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

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成者可送朕所
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
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
聞帝王之興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
政成此樂推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
臣二皇晏駕台非所五都蕭條鞠為煨燼趙燕既為長
虵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畧
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

行之運明元必世重光業隆玄默太武雄才㪅畧闡曜
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祲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
始得陶然蘇息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
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
用兵乖會之勢亦足垂之將來貽明勸戒但諸史殘缺
體例全虧編録紛謬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
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亦所庶幾
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

求諸公私驅馳數載又臣家貧祿微惟任孤力書寫所
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
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
魏書曰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繁文補其不足三
事五門之類一事異年之流
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畧著
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
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

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其起兵僭號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勅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忽宣明旨勅臣送呈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謹以所記者附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人義俯明愚臣著録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愽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

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可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至正光三年購

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叛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叔鵾所殺從祖弟庠有幹用為東郡太守北海王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後從青州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使元孫討之為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為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視人眉睫乎光言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

論使胃無怵迫令遂亡本鄉記否亮即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寛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澈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為中書博士累遷尚書二千石文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帝曰朕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再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妻猶親事舂簸帝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

王令宣武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自叅選事垂將十年皆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勑亮推究帝禁懷不通賓客久之後因宴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正色責之即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

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遂詔亮復坐令懷謝馬亮外雖方正内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帝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帝令兼侍中盧昶宣㫖責亮曰亮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無以上對再轉七兵領廷尉卿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舟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造河

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帝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從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

自宣武親政下本史誤以宣武為孝明凡五見觀此處方云孝明初則前為宣武可知矣予特取魏書較明改五宣武皆為帝云

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督諸軍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

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立計擒剪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筭後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遣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

令處亮死上議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我攝御萬機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後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大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

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
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
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
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取
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
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
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昨為此格有由而然
吾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

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愽哉令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彌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

詃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
降竇夤表士和兼度支尚書為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
為念生所害士泰國孝明末荆蠻侵斥拜龍驤將軍征
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河陰子肇
師襲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
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
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所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
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與從弟

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言肇師與鴻别族乃止天保初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許生能相人言趙彦琛當大貴肇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從父幼孫太原太守幼孫子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

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羽國常侍尋勑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

至於兄弟議論外間謂為忿懟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為東道軍司及北海王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議所從在坐皆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北海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

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再遷廷尉卿秘書監祖瑩以贓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辨尤好理論每至人倫名教得

失之間榷而論之終不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道穆檢捕一坊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議其矯嗇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曽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韶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

通與賊連結因其合家考掠非理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為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韶子鵠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謀為不軌夜𦣻光韶以兵訪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作賊耳知復何計淵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

但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足言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後不須合也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不同至於兒女冠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須橫褐權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啓稱光韶詔贈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勢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孝明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

熙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諭止也

魏書載光韶又曰使君受委一方信任羣小既不能綏遏以杜其萌又不能坐待其衰挫徒迫韶弟為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必相拒敵無益也

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

魏書曰城民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賊刼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

未及曉喻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脩之弟道固道固字季堅其母畀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户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

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為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為歎息刺史至州辟為主簿後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為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

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以為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遣說道固以為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

魏書載道固表曰臣前奉表歸誠并賜爵寵應奔闕庭但劉彧遣使恕臣百死臣世奉劉氏若猶違背是不忠於本朝而欲求忠於大魏雖曰布生懼所不許是用迷回固執拒守漸經二載於臣款彧之誠可補

大魏矣今勢窮力屈面縛請罪謹遣太息景徽束骸歸闕伏聽刑斧

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青齊士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為太守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初道固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僚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疎畧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

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
依也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淵僧淵坐兄僧祐與沙門
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
魏書曰太和初得還高祖聞其文學又問佛經頗善
談論勅以白衣賜褠幘入聽永樂經武殿
後立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
魏書曰伯驥為京兆王愉法曹參軍愉反伯驥不從
見害贈東海太守

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淵得還後遂絶房氏與杜氏及四子寓于青州伯驎伯驥與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頻阻一門僧淵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讐焉僧淵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氏春思堇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汙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為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伏正有國士之風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十一